

省城一家出版社和我联系,说要编辑“先生的书房”系列丛书,主要讲书,书的意味、书的故事,希望我充数其间。我很高兴,也很知趣,没怎么细问就应允下来。

这是因为我每以读书人自许。特殊年代曾自称农民,时人莫之许也。而若说是读书人,无论时人还是今人无不慨然许之。是的,我的本职是教书匠,年年岁岁教了三四十载;教书之余译书,花花绿绿译了一百之数;译书之余写书,厚厚薄薄写了大约十本;写书之余谈书论书评书,勉强混得了教授职称。教书、译书、写书、评书,如此“四书”俱全。设若某人从我的人生中忽一下子把书抢走偷走,我的人生势必土崩瓦解,甚至世界上有我这个人都成了有待上网检索的信息。

说起书房,我所供职的中国海洋大学前年在主校区图书馆专门设立“林少华书房”。揭牌仪式上我起身致辞:“大半生时间里,塞北岭南,海内海外,风霜雨雪,颠沛流离,一路上我失去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没有失去的,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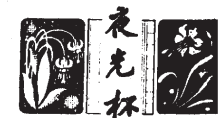
论说阅读的意义,可谓众说纷纭。然而,不管有多少种说法,读者的处境是绝不能忽视的,它是意义的源头之一。寂寞时,有书籍相伴,可得抚慰;哀伤时,有阅读相随,可得欣悦;低落时,有书香萦绕,可汲取一点点的勇气;顺遂时,有好书警醒,可得自知之明与谦卑之心。正因为人之处境的丰富与多元,阅读的意义才值得千百年来,一辈又一辈的人不断地各抒己见。

阅读的意义

张家鸿

当然,阅读的意义与书目同样密切相关。对同一个读者,不同的书籍带来的启迪与影响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时候,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作品也可以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与感受。鲁迅的乡土散文,是怒意放下之后的慈眉善目与遁入回忆深处的黯然神伤。细细品读,可知大先生对包括“我”在内的乡间少年们有深沉的爱意,只不过他表达得含蓄、内敛罢了。甚至可以说,其中有几分儿童文学的影子呢,尽管只是有限的呈现与转瞬即逝的显影。近几年,读张炜的乡野散文,我嗅到几分与鲁迅作品相近的气息。只是与鲁迅相比,张炜在广阔的乡村与原野上,更放肆、淘气、怡然得多。从学理上来论述张炜与鲁迅的气息相近,是我无能为力之举。只是,读得多了,读得久了,读者常能在不同作家与作品之间,寻得千丝万缕的牵连。这是因意义而生发的缘分,书籍与书籍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读者与作家之间的缘分。总而言之,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作家把作品写好之后转身离开,读者刚好在某个时间里遇见了作品。作家走开许久,读者沉浸更久。此时此刻,阅读的意义如春雨入土般点点滴滴,一丝一毫地渗入心扉,悄悄改变着读者的精神容颜与灵魂世界。阅读给社会带来的意义,由好书形成一个读者带来的意义组合而成。当然,这种组合是无法量化的,因为它与心灵的颤动有关。不同心灵的颤动又无法随时在同一个节奏上。读者每每谈起好书带来的启迪时,是无法条分缕析地意识到,哪一种感动全然源于某一本书,或者与某一个作家有关。越是想要探究清楚,就越显得徒劳无功,与此同时,也越能感受到阅读由始至终带来的美好。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林少华

只有书。毫无疑问,失去了书,也就失去了我,失去了今天的我。而另一方面,书也好像耽误了我。不纯粹是开玩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很少有哪位漂亮姑娘对一个书呆子感兴趣……好在,只要拿起书,我对邻院桃花树下的漂亮姑娘也不怎么感兴趣。这就是当年我和书的故事。但只讲这个,想必读者不会感兴趣,骂我是老书呆子或老不正经也未可知。这么着,就从近年来在《新民晚报》《中华读书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发表的散文随笔中把大凡与书有关的梳理出来,共得五十二篇。姑且分成四个小板块:读书岁月,教书生涯,译书甘苦,评书点滴。

五十二篇,除了“书”这个共同点,还可能有个共同点:“美”。当然,再怎么敬辞:“大半生时间里,塞北岭南,海内海外,风霜雨雪,颠沛流离,一路上我失去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没有失去的,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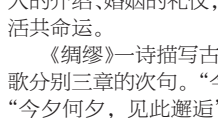
论说阅读的意义,可谓众说纷纭。然而,不管有多少种说法,读者的处境是绝不能忽视的,它是意义的源头之一。寂寞时,有书籍相伴,可得抚慰;哀伤时,有阅读相随,可得欣悦;低落时,有书香萦绕,可汲取一点点的勇气;顺遂时,有好书警醒,可得自知之明与谦卑之心。正因为人之处境的丰富与多元,阅读的意义才值得千百年来,一辈又一辈的人不断地各抒己见。

阅读的意义

张家鸿

当然,阅读的意义与书目同样密切相关。对同一个读者,不同的书籍带来的启迪与影响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时候,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作品也可以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与感受。鲁迅的乡土散文,是怒意放下之后的慈眉善目与遁入回忆深处的黯然神伤。细细品读,可知大先生对包括“我”在内的乡间少年们有深沉的爱意,只不过他表达得含蓄、内敛罢了。甚至可以说,其中有几分儿童文学的影子呢,尽管只是有限的呈现与转瞬即逝的显影。近几年,读张炜的乡野散文,我嗅到几分与鲁迅作品相近的气息。只是与鲁迅相比,张炜在广阔的乡村与原野上,更放肆、淘气、怡然得多。从学理上来论述张炜与鲁迅的气息相近,是我无能为力之举。只是,读得多了,读得久了,读者常能在不同作家与作品之间,寻得千丝万缕的牵连。这是因意义而生发的缘分,书籍与书籍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读者与作家之间的缘分。总而言之,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作家把作品写好之后转身离开,读者刚好在某个时间里遇见了作品。作家走开许久,读者沉浸更久。此时此刻,阅读的意义如春雨入土般点点滴滴,一丝一毫地渗入心扉,悄悄改变着读者的精神容颜与灵魂世界。阅读给社会带来的意义,由好书形成一个读者带来的意义组合而成。当然,这种组合是无法量化的,因为它与心灵的颤动有关。不同心灵的颤动又无法随时在同一个节奏上。读者每每谈起好书带来的启迪时,是无法条分缕析地意识到,哪一种感动全然源于某一本书,或者与某一个作家有关。越是想要探究清楚,就越显得徒劳无功,与此同时,也越能感受到阅读由始至终带来的美好。



历朝历代读书人的不二共识,我也笃信不疑。文、文彩者,大而言之,涉及中国文

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学者认为诗性追求与表达乃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最主要的特征。诗性追求,也就是文的追求、美的追求。小而言之,即文章的修辞、语言的装饰性。漫说诗词曲赋等文学体裁,即使《文心雕龙》和《诗品》《六一诗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文论诗论词论,甚至《史记》这样的严肃史学著作,篇篇卷卷也无不写得文采斐然。阅之这么着,就从近年来在《新民晚报》《中华读书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发表的散文随笔中把大凡与书有关的梳理出来,共得五十二篇。姑且分成四个小板块:读书岁月,教书生涯,译书甘苦,评书点滴。

五十二篇,除了“书”这个共同点,还可能有个共同点:“美”。当然,再怎么敬辞:“大半生时间里,塞北岭南,海内海外,风霜雨雪,颠沛流离,一路上我失去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没有失去的,几乎

论说阅读的意义,可谓众说纷纭。然而,不管有多少种说法,读者的处境是绝不能忽视的,它是意义的源头之一。寂寞时,有书籍相伴,可得抚慰;哀伤时,有阅读相随,可得欣悦;低落时,有书香萦绕,可汲取一点点的勇气;顺遂时,有好书警醒,可得自知之明与谦卑之心。正因为人之处境的丰富与多元,阅读的意义才值得千百年来,一辈又一辈的人不断地各抒己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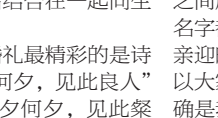
论说阅读的意义,可谓众说纷纭。然而,不管有多少种说法,读者的处境是绝不能忽视的,它是意义的源头之一。寂寞时,有书籍相伴,可得抚慰;哀伤时,有阅读相随,可得欣悦;低落时,有书香萦绕,可汲取一点点的勇气;顺遂时,有好书警醒,可得自知之明与谦卑之心。正因为人之处境的丰富与多元,阅读的意义才值得千百年来,一辈又一辈的人不断地各抒己见。

阅读的意义

张家鸿

当然,阅读的意义与书目同样密切相关。对同一个读者,不同的书籍带来的启迪与影响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时候,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作品也可以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与感受。鲁迅的乡土散文,是怒意放下之后的慈眉善目与遁入回忆深处的黯然神伤。细细品读,可知大先生对包括“我”在内的乡间少年们有深沉的爱意,只不过他表达得含蓄、内敛罢了。甚至可以说,其中有几分儿童文学的影子呢,尽管只是有限的呈现与转瞬即逝的显影。近几年,读张炜的乡野散文,我嗅到几分与鲁迅作品相近的气息。只是与鲁迅相比,张炜在广阔的乡村与原野上,更放肆、淘气、怡然得多。从学理上来论述张炜与鲁迅的气息相近,是我无能为力之举。只是,读得多了,读得久了,读者常能在不同作家与作品之间,寻得千丝万缕的牵连。这是因意义而生发的缘分,书籍与书籍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读者与作家之间的缘分。总而言之,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作家把作品写好之后转身离开,读者刚好在某个时间里遇见了作品。作家走开许久,读者沉浸更久。此时此刻,阅读的意义如春雨入土般点点滴滴,一丝一毫地渗入心扉,悄悄改变着读者的精神容颜与灵魂世界。阅读给社会带来的意义,由好书形成一个读者带来的意义组合而成。当然,这种组合是无法量化的,因为它与心灵的颤动有关。不同心灵的颤动又无法随时在同一个节奏上。读者每每谈起好书带来的启迪时,是无法条分缕析地意识到,哪一种感动全然源于某一本书,或者与某一个作家有关。越是想要探究清楚,就越显得徒劳无功,与此同时,也越能感受到阅读由始至终带来的美好。



希望 (中国画) 杨健生

文出身的余光中,大约二十年前任台大外文系主任时就曾自扬家丑:“不幸中文和中国文学的修养,正是外文系普遍的弱点。我国批评文体的生硬,和翻译文体的别扭,可以说大半起因于外文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济。”有幸读得,既心惊肉跳,又心悦诚服。我出身于吉林大学外文系,先后在南北两所名校的外语系任教,人在其中,耳闻目睹,深知余氏所言是何等确凿的历史和现实,以致每次伏案,未尝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警示自己切勿言之无文,以免将外文系“普遍的弱点”霎时间暴露无遗。坐以待毙,遑论远行!

木心尝言:“世界文化的传统中,汉语是最微妙,汉语可以写出最好的艺术

品来。”木心果然用汉语写出了艺术品。作为我——恕我重复——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一心情,用之于翻译,使我追求审美忠实而匡正“翻译文体的别扭”;用之于批评,使我探究审美意蕴而消解“批评文体的生硬”;用之于教学,避免“食洋不化”;用之于创作,克服“中文不济”。如此这般,教书、译书、写书、评书,无不力求出之以文,出之以美——文字之美、情思之美、意境之美。是以结集之际,名之为《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自不待言,实际行远还是行不远,较之“文”,必定更有赖于读者朋友的赐阅。

噢,现在尚未交稿。等交稿几个月后出版了,务请各位出手大方,多多囤积。

一生心系“小铁匠”

鲁守华

深深地打动了孙毅,出于对生活在最底层苦孩子的同情,他写了一首《小铁匠》:“小铁匠,小铁匠/呼噜噜,叮叮当/不是拉风箱/就是打铁忙//房子脏,炉火旺/尽是灰,浑身脏/冬天煤烟呛/夏天火坑//榔头锤,火钳烫/筋骨痛,汗水淌/肚子咕噜噜/还要叮叮当。”这首诗发表在1947年《新少年报》上,成为他一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代表作。

2005年7月中旬,第六届全国小诗人夏令营在

浙江东阳举行,孙毅被邀请参加活动。12日那天,安排小诗人参观江南名宅卢宅。参观结束后,我正准备回宅宅结门的过道上,突然看到孙毅扬着手急匆匆地朝我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我到处找你,总算找到你了。那边老街上有家铁匠铺,我想请你为我拍张照留念。”我说:“好啊。”

不一会儿,我俩来到了铁匠铺门前,铺里有一位中年师傅正在打铁,孙毅兴奋地上前和他打招呼,向他说了从前邻居小铁匠的往事,希望与他合影,憨厚的铁匠师傅愉快地接受了邀

许多年前的一天,我与几个小朋友一起逛街。街边是河,河边有一棵乌桕树,乌桕树枝丫横在水面。一个叫春分的小朋友懒散地靠在乌桕树上,凌空抒发感慨。他说:要是没有这棵树,我就掉到河里去了。过了好多年,我走在上海的街道斑马线上,突然像春分一样地想,要是前面没有红绿灯,我在大街上走走停停是不是很高兴?若是对面那个跃跃欲试的司机不懂得“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我什么时候才能过得去这十几米宽的马路?

是的,正如一辆车和一个人在十字路口正确相逢,中间必须经历无数项准备。这其中得有车,得有刹车技术,得有红绿灯。当然,必须有城市,我与那个司机都得进城。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规则,而这个规则需要经过两三百年的无数次的试探和试错才能达成,其中还会有牺牲者。而一个人和一棵树在时空中的遇合,同样偶然、危险和艰辛。作为那个叫春分的孩子而言,他必须于20世纪70年代,准时出现在亚洲——中国——河南省——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这些具体的地方。他的父亲,就是我们称为表爹的那个人,必须在50年前从湖北省——麻城县——福田河镇——胡儿山村举家迁到河南。为了这次个人的壮举,历史安排了一次大饥荒,促使他义无反顾,下定最后决心,背井离乡。来的时候,表爹恰好是个光棍,有一桩婚姻正在河南等着他。春分是一个非常精瘦的人,表爹也是,由此上溯到他们精瘦的远祖。从赤裸着身子在丛林中与野兽撕抢食物开始,他们就成为了历史的余数,必然的反证,夭折的漏网之鱼。无论是白骨蔽平原的战乱,还是千里无鸡鸣的灾荒,他们必须活着,在这中间,决不容许有半点闪失。活着,也许是最简单的事情,但也可能是最困难最侥幸的事情。为了春分,一个不曾预料的后代,因为要在某时某刻,倚靠在一棵临河的乌桕树上,他们这些人几乎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对于这棵乌桕树而言,首先它必须是乌桕树而不是刺槐,若是刺槐,树枝上长满了刺,春分就不会斜靠在他身上。其次,它必须要长大,粗壮得能够承受一个孩子的体重;长大了,它又胆战心惊地担心砍柴人。它的对面,是一个豆腐店。豆腐店老板在生意好的时候,总是忙不过来,会随手砍伐一切看到的杂木,用以烧豆浆。它必须拼命从河里吸取水分,成为一根真正的注水乔木而无法生火,打断砍柴人对它的念想。它最初寄身于一粒鸟粪,鸟粪寄身在鸟体内时,鸟在飞翔。上面有老鹰,下面有鸟窝,还有弹弓。这其中,包括春分手中的那一只。更年幼的春分,正与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一起,追杀着一个与他的生命中某一时刻注定有关联的鸟类。由于技艺拙劣,才避免了自摆乌龙。最后,它必须长在这个位置,分厘不差,以便让春分准确地靠在它身上。

一个人与一座城,一棵树与一个小孩,它们的相逢是那么偶然,但若将已然性当做必然性的话,其相逢的逻辑又是那么地丝丝入扣。人世间所有的相逢皆是如此,无数次的错过,才换来一次偶然的发生。然而我们得善待这一次次偶然的相逢,因为它们就是我们必然的人生。

请。随后,孙毅从铁匠师傅的手里接过锤子,开心地敲打了几下,过了一把铁匠瘾。孙毅走出铁匠铺,我打开数码相机屏幕给他看效果,他非常开心,心满意足地和我漫步在老街上,一边走一边向我说起了小铁匠的故事。他说:“那个小铁匠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搞儿童文学,就是为了让从前的‘小铁匠’过上幸福的生活,让现在的小朋友快乐地成长。”他还说:“几十年来,我每次外出都会留心寻找铁匠铺,这下总算找到了。我从铁匠师傅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小铁匠的影子了。”

为了孩子,孙毅在七十多年文学生涯中,创作了200多万字的儿童剧、儿童相声和儿童曲艺,他的喜闻乐见的儿童文学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2018年,95岁高龄的孙毅推出了短篇小說三部曲《上海小囡的故事》,史诗般地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儿童形象,博得众人的赞誉。孙毅平时为人热情,诙谐幽默,大家都喜欢他。去年中秋节前夕,我到丁香公寓拜访孙毅,看他的身体尚可,好像腿脚不太利索。为了让他开心,我请他题写“小铁匠”三个字,他坐在轮椅上用笔认真地写好后递给我,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微笑……

情人的视角亦是文学中经久不衰的动人篇章。

十日谈

《诗经》里的爱情 责编:徐婉青

新婚之夜今夕何夕

林栖

刻,也都会激动地似乎忘记了时间,甚至有点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不由地道出“今夕何夕”的感慨。诗人之所以会发出如此的感叹,是因为在迎亲当天终于见到了自己将一生相守的对象。不像我们现在年轻男女在恋爱时就已见过面,婚礼只是最后走个形式。在古代,婚姻多是父母做主、媒人介绍。《礼记》有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代男女之间成婚,若没有媒人介绍,彼此间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更别说见面了。很多新人都是亲迎的那一刻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对象。所以大家也能体会此时新人内心有多激动。这确是我们当下人在新婚时很难有的体验。

燕尔新婚是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刻。现今的婚礼有着各种多元的形式,如西式婚礼的教堂婚纱,中式婚礼的旗袍敬茶,甚至有些新人还会选择旅行婚礼的别样方式。但在古代的婚礼却与现在有着诸多的不同,也正因此,古时的婚礼也有着其特有的魅力和动人的体验。《诗经》中的《绸缪》一诗就描写了一场千年前动人的婚礼场景。

诗歌首句“绸缪束薪”二字是紧密缠绕之意,诗人借此隐喻新婚男女之间的结合亲密无间。而“薪柴”也是古人用以比喻婚姻的常见事物。木柴薪草本都是自由生长在不同的树木植物之上,彼此之间是没有关联的,但经砍柴人的砍取整理,将优质的草料木柴整齐地聚在一起,并牢牢地束成一捆,这也正如男女之间的婚姻结合。象征着男女双方原本没有生活的交集和关联,但通过媒人的介绍、婚姻的礼仪,最后结合在一起同生活共命运。

《绸缪》一诗描写古代婚礼最精彩的是诗歌分别三章的次句。“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今夕何夕,见此邂逅”“今夕何夕,见此粲

试想一下,如果你,在新婚当天遇到如此美好的一位爱人,你接下来会怎样呢?若按我们的现代人的性格特点,见到如此心仪的对象说不定就按捺不住拥上去。但在古代可不是这样,古人非常矜持羞涩。所以诗歌末句写道:“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诗中的新人感叹自问道:“我今天遇到了这么美好的一位良人,我该怎么办呀?”这其实是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幸福来得太突然又太美好,新人此时都有些不知所措。此句刻画了古代男女在新婚之夜害羞青涩的心理状态,实在是真实而生动。女生一定是低着头不敢说话,男生亦是幸福到思绪一片空白,双方不知该如何是好,脑海中完全被爱意所充满,一瞬间甚至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如此手足无措的状态,或许也是我们当下许多在新婚前早已熟悉彼此的爱人所难以体会的。